

東林  
所  
傳



東林別傳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沈霽載陽

全校

蔡世英偉人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杲杲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

爲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  
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曰帝不稱獻而  
稱愍從昭烈所諡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  
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畝  
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  
七年入爲戶部員外郎崇王奏乞正陽鎮抽分課銀  
帝欲與寶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  
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  
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

其議上帝從之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  
調學校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  
舍以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先行檢而後  
文藝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  
爲令生員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  
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  
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司與鎮守太監  
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  
奏寢其事進湖廣左布政司正德四年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政寶議事至京絕不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賂瑾少瑾憾之一日昧爽遣校尉數輩追寶至左順門曰行逮汝張綵曹元二尚書自內出私語寶曰內執政謂君第劾平江則無後命矣寶曰平江功臣之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去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劾寶狗庇遂逮熊下詔獄勒寶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俱稱旨先是寶爲布政司時以

母老乞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詔許歸省抵家  
又疏終養始報可世宗卽位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  
辭命有司以禮存問母喪闋請致仕不允時寶門人  
桂萼以議禮驟貴虛揆席以招之不赴尋卒贈太子  
太保諡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母疾爲奏  
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時甫十歲終養歸嘗得疾左  
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躬行實  
踐而不肯居道學名嘗曰願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  
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

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勿藥諸集又若干卷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家居以造就鄉黨人材爲急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學處後廢寶與其門人華雲讀書其地乃構精舍仍名曰東林講學其間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寶始又建五賢祠於學之東祀楊龜山以喻樛尤袤李祥蔣重珍配祀萬曆甲辰顧憲成高攀龍重修東林書院建道南祠亦以楊龜山主祀羅從彥

及喻樛尤表李祥蔣重珍胡埕配之而以寶從祀焉  
外史氏曰先生爲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邇  
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  
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萼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  
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旣而顧高輩出揭其  
遺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  
豈特真士夫而已哉

東坡先生集

卷一

七

顧憲成傳

弟允成

孫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徙居涇里又號涇陽少負悟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役拱伏矣十歲讀韓昌黎諱辨每遇其父名輒諱之然不可勝諱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諱其父告憲成曰學之不可忘亦猶忠也憲成謹受教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鄰塾歸必篝

燈誦讀恒至達旦其舉業之文垂髫已震蹕一時矣  
稍長卽從事理學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  
士授戶部主事時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禱於神  
憲成獨不可同宮代之署名憲成使人塗滅之居正  
死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司  
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時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  
執政盡喪其私人人皆恚之時工部尚書何起鳴被  
劾起鳴訐自修以媚執政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  
論二人竇庇何而攻辛於是自辛起鳴並罷并責四

御史糾起鳴者憲成上疏言何起鳴許辛自修旣罷  
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緘天下之口也語  
侵閣臣并責大臣言當各務自反有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至則日與諸生講學稍遷處州府推官丁母憂  
服除補泉州府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  
事吏部從無出而復入者從人望也會有詔三皇子  
並封王憲成倡四司上言曰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  
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  
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之本

豫定太子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  
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之有無非也皇上勅  
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  
之事判然不類皇上弟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爲  
遵祖訓乎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  
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  
不合於已概置弗省豈皇上之創見有加列聖之上  
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  
子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父

與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  
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  
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  
權宜云爾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  
諸子爲藩王於理爲順於分爲稱於情爲安有何不  
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也而姑任之其不可  
四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  
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  
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

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毋乃啟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矣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自並封

之命下叩闕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正欲爲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入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伏